張子正蒙注

張子正蒙注卷八上　　　　船山遺書二十八

衡陽王夫之譔

樂器篇　此篇釋詩書之義而先之以樂樂與詩相爲體用者也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

相韋表糠裏記曰治亂以相相之音蕘而不宣所以節音之雜亂周召之治還醇止亂之道

其有雅大公之志乎

雅祝類以不爲編中有椎擊之記曰訊疾以雅促樂使疾也功以遲成而定故曰太公之志

雅者正也直己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邪
敬勝怠義勝欲正己而正人以伐無道事不得緩
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譎諫之巧也
正雅直言功德變雅正言得失異於風之隱譎故謂之
雅與樂器之雅同義卽此以明詩樂之理一

○象武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淸以奏之自注成童舞之
戡黎伐崇文王之武功

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自注冠者舞之
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

廟之歌也自注十三舞焉

酌禮記作勺此明詩樂之合一以象功學者學詩則學樂興與成始終同其條理惟其興發志意於先王之盛德大業則動靜交養以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茂不成矣

○興己之善觀人之志羣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事親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奮發於爲善而通天下之志羣而貞怨而節盡己與人之道盡於是矣事父事君以此可以寡過推以行之天下無非中正和平之節故不可以不學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

象心有其成事之象也禮見於事而成法則也詩以言達志禮以實副名故學詩可以正志可以立體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

凡有其理而未形待人而明之者皆幽也聖人知化之有神存乎變合而化可顯故能助天地而終其用

詩人謂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贊育之一端也

天能生之地能成之而斟酌飽滿以全二氣之粹美者人之能也穡有可豐美之道而未盡昭著后稷因天之能盡地之利以人能合而成之凡聖人所以用天地之神而化其已成之質使充實光煇皆若此

○禮矯實求稱或文或質因物後而不可常也

實情也情不足則益之以文情有餘則存之以質物亦實也情已動而事且成乃因時因事而損益之在情事之後矯之正也文質各矯其偏故不可常

他人才未美故絢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飾之用質素

質已成之後禮因損益之以致美無一定之絢在才質之先也此明因才節宣之道存乎禮故有其質者不可不學禮以善其後

下文繪事後素素謂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色之

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材赤黑必繪以粉素繪非異色則文不足以宣故禮以人之情而著其美酌情事之異而損有餘補不足也

敬按此章注義亦就張子之意而通之

○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者與

作而有為上也陟也退而自省下也降也一陟一降皆有天理之明明赫赫者臨之於庭則動靜無愆而一於正道不執一則存省愈嚴陟降一心德業一致此朝乾夕惕存神盡性之密用作聖之功於斯至矣

○江沱之媵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怨嫡以類行而不能

喪其朋故不以朕備歟

類者貴賤之分朋私心也朕安於卑賤之類而忘己私
嫡處於尊貴而恃其類懷私以不能容物此得朋喪朋
之異公私之分也

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乃終有慶而其嘯也歌

自悔則能喪其私而先迷後得矣坤之爲德以厚載有
容爲美而私心閒之則吝而驕惟去私以廣容而後能
承天以利正婦道也臣道也下學遜志遏欲以存理之
始功也

○釆枲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又思

酌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過與
此引伸毛傳之旨而廣言之盡仁孝以爲本而推以愛
賢任官王季文王之德也后妃以順承之則乾坤合德
矣
○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上聲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
民知心敬而不黷之以拜
以拜爲致敬之辭於義未安
非善教寖明能致是於民哉
繇善教故仁聲作
○振振勸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先勸君子急公而後望其歸發乎情止乎禮義

○卷耳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

兕觥

大勞則思大飲之

金罍

甚則知其怨苦嘘歎婦人能此則陰詖私謁害政之心知

其無也

一於正則不邪

○綢直如髮貧者紒縱無餘順其髮而直韜之爾

縱以帛斂髮而作紒古者紒不露髮帛有餘則斜纚繞

之帛不足則裁直條如其髮之長而直韜之此言儉而不失其容也

○蓼蕭棠華有譽處兮皆謂君接己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處謂居之安也讒毀之入皆緣君有刻薄疑忌之心君仁臣忠無所容其閒矣

○商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孫也

祭者子孫之心然必時和年豐天人胥洽而後禮備而孝思可伸則在祖考之佑助也古者以祭成爲大福敬按引此亦與陟降庭止在帝左右之意相通

○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

鄂花萼不育跗花承蔕小莖也花方含蘤文未著而韡韡之生意在中興兄弟之好一本諸誠非徒尚文

○釆苓之詩舍旃則無然爲言則求所得所譽必有所試厚之至也

舍旃毀之令斥也無然無毀也爲言揚其美也求所得察其何所得當於道譽必試也毀則無譽必試而謂之厚者人之刻薄賊恩喜怒自任非其本心惟輕信人言而不自求諸心能不因人爲毀譽則好惡從心而傷害於物者多矣

○簡略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

難去聲於物無所難以為不足較也

賢者仕祿非迫於飢寒不恭莫甚焉

孔子為委吏乘田免於飢寒則去之此伶官非以貧故而謂世不足與有為仕於卑賤不恭之甚矣

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為士者不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强

推其賢以責備之

與夫君子由房由敖不語其材武者異矣

君子陽陽安分自得無疾世之意故無責焉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烏能有爲徒破缺我斧斨而已

四國商奄管蔡

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諒其無能爲而不窮兵致討念其愚而安之周公之心純乎仁愛

○伐柯言王當加禮於周公取人以身也

屈己而後能下賢

其終見書予小子其新逆

成王終成此詩之志

○九五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
君臣合德則禮命自隆大人以道致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庸人處變而不知自裁以禮其賢者則改節降志以自貶損而免患若郭子儀是已聖人達於屈伸之感而貞其大常靜正而物自感心無私累則物我之氣俱順人心之和平公心之和平化之也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
九萬畝百井也按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地

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止六十五井五萬八千五百畝

此云九萬畝未詳

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

舜攝政而使稷教稼穡已强仕矣此云中年未詳

而詩云上帝不甯疑在堯時高辛子孫爲二王後而詩人稱帝爾

此謂上帝爲天子之稱疑者未定之辭實則稷爲帝摯之子生於諸侯廢摯堯卽位之初摯堯兄也兄廢弟立

未嘗改姓易服不得稱二王後此說未安

○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

未詳

其華一偏一反

嚮外生者偏內出者反

左右相矯因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殛

言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爾

所繫者家國之大

唐棣本文王之詩

以唐棣爲棠棣又云文王作恭誤

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己情而加之

謂周公增此一章

仲尼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漢注合上可與共學爲一章以偏反之反爲反經合權之比而張子因之義多未順張子之學主於心得於博學詳說之功多所備忽若此類是也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

日自東而西微雨自西而東與日相會合陰陽和則雨

喻昏姻之得禮者也

陽迎陰男下女以崇廉節也

日西矣而陰生於東

日已去而陰逐其後日無會陰之心陰强奔隨之雨終不成

喻昏姻之失道者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正而和也蝃蝀在東則人莫敢指不正之氣也張子此說爲長朱子謂虹蜺天之淫氣不知微雨漾日光而成虹人見之然爾非實有虹也言虹

飲於井者野人之說

○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與

善則物必應

鶴鳴魚潛畏聲聞之不臧者與

鶴鳴而聲聞於天魚潛而或在渚不善則不可揜也故必善其鳴而愼其潛乃以得滅取喩同而義異易以言好仁之益詩以示惡不仁之警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鷙擊之鳥猶時得退而依深林而止也

興勞人之不得息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蹢烝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豕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爲可知也

水患多則征人勞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行

也

君子所貴乎道求之身而已言行動皆本諸身之道立其本而中和致乃可以制禮作樂若讀數文章稽於衆習之者贊之猶籩豆之事任之有司可也故道以反經爲大

○苟道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爲和氣之應也誠當作誠

天地人物之氣其原一也民和則天和不干天和則物效其和德施普降和氣達於萬民而物應之不爽矣

○九疇次敘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

疇事也九事皆帝王臨民之大法五行者非天化之止於此亦非天之秩分五者而不相爲通特以民生所資厚生利用需此五者故炎上潤下曲直從革稼穡及五味皆就入所資用者言之五行天產之材以養民而善用之者君道也五事天命之性以明民而善用之者君德也皆切乎民事而言故曰範曰疇漢以後儒者不察雜引術數家言分配支離皆不明於洪範之旨而醫卜星命之流因緣附會以生尅休王之鄙說張子決言其一爲資生之材以闢邪說遐矣

君天下必先正己故次五事

正己而後可正人踐形盡性所以正己

己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

八政以節宣五行而立爲常典

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

合於天乃順於人

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

極建則隨時以處中

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

剛柔正直各適其宜權也

權必有疑故次稽疑

循常而行人謀定則可不待卜筮行權有疑而後決之以鬼謀

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

卜筮隱而天象顯

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

刑賞合天則大法行而非徒恃法也

五爲數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次敘之說亦理之一端以緯書證之抑有不盡然者讀者不必泥也

○親親尊尊

周道也

又曰親親尊賢

周公治尊之道

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爲可矣

親尊互酌而重者見矣

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以不先比施於有親者不疑

昭穆亦序齒之推也

若尊賢之等則於親之殺必有權而後行

賢均則以親疏尊卑爲等

悉親賢爲堯舜之道

親賢謂親而賢者

然則親之賢先得之於疏之賢者爲必然

先得念之也謂先衆而尊之

堯明俊德於九族而九族睦

明顯也表而尊之則人皆愉於爲善之榮

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

九族之賢旣衆而後擧庶士百姓謂百官賜族姓者

皐陶亦以惇敘九族庶明勵翼爲邇可遠之道

庶明庶士之賢者邇可遠謂卽邇以及遠

則九族勉敬之人固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敘而及

周道以親親爲本一堯舜之道也

大學謂克明俊德爲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注愈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

僅免於惡而不足與爲善

俊民俊德之民也

俊大也德大則所施亦大

官能則準牧經義民

鄉黨自好者可使安於野而不可使在官

治昏則俊民用微

取小善而棄大德昏主之所以壞風俗也雖聖世不能

撫鄉原惟置而不用則不足以賊德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樂語所歌之文詞

○卜不習吉吉卜官將占先決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則否

理顯於明而故索之幽徒亂德而已

朕志無疑人謀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龜筮必從

幽明無二理

故不必卜筮玩習其吉以瀆神也

謀已決而欲得吉占玩神以自快而已

○衍忒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

衍忒數之過也事非常而過於常數爲之則悔不爲則吝故卜筮以決之若吉凶之數適如其理則受人之天下而不辭蹈白刃而不避何卜筮之有卜筮者所以審在己之悔吝而非爲吉凶也

張子正蒙注卷八上終

衡陽王夫之譔

王禘篇　此篇略釋三禮之義皆禮之大者先王所以順天之秩敘而精其義者也張子之學以立禮爲本而言禮則辨其大而遺其細葢大經有一定之理而恭敬撙節退讓之宜則存乎人之隨時以處中而不在乎度數之察也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爲不禘明矣

謂夏商春礿夏禘郎於夏季時享行大禘諸侯不禘則夏不祭

至周以祠爲春以禴爲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爲六矣

一　一享禘祫四祭祠禴嘗烝

諸侯不禘其四享與

四時之祭闕其一合祫而四周制諸侯各以其方助祭天子故其時不行宗廟之祭

夏商諸侯夏特一祫王制謂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一　王制𥙶謂諸侯礿則不礿礿則不嘗亦言闕一祭爾假夏商時享之名謂礿爲禘於文未審恐讀者不察且疑

諸侯之亦禘嘗於禮矣夏商諸侯夏時天子大禘之時而祫祭非禘也作記者漢文帝博士

○禘於夏周（當是商字之訛）爲春夏嘗於夏商爲秋冬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互而言爾言禘以該礿言嘗以該烝禮記專言禘嘗者以陰陽二氣之變故於夏秋之交相對而言略春冬而舉夏秋要以夏商之禮爲名若周則禘在時享之外

○享嘗云者享爲追享朝享禘亦其一爾所自出之帝遠矣故云追享朝享者諸侯覲王亦有享禮以下奉上之通詞故禘亦可云享

嘗以配享亦對舉秋冬而言也夏商以禘爲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

謂夏商因夏之時祭而行大禘故以與嘗對舉嘗言秋冬享言春夏

然則夏商天子歲乃五享

謂五祭

禘列四祭并祫而五也

以不王不禘禘爲大享故知夏禘之外不更別行時祭

周改禘爲禴則天子享六

禘祫二祭於四祭外別舉之

諸侯不禘

祫而不禘

又歲闕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既以禘爲時祭則祫可同時而舉自注礿以物薄故犆嘗從舊

祫禘云者據夏商而言祫禘祫嘗祫烝謂隨三時可並行祫祭

諸侯礿犆自注如天子禘一犆一祫言於夏禘之時正爲一祭不祫也

特一祫而已

祫隨秋冬行之

然則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矣

大禘不得言禘言祫諸侯之言禘非禘也孟夏時享之名也

又云嘗祫烝祫則嘗烝且祫無疑矣

秋嘗冬烝可於一時竝行祫祭實止一祫也

若周制亦當闕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

以夏商之禮言故云禘若以周制言之則當云祠禘不當云礿禘作記者雜用三代之文故害於意反復釋此所以申明不王不禘之大義

○庶子不祭祖〔自注〕不止言王考而已

大夫三廟而上皆有祖廟祀始受命者

明其宗也〔自注〕明宗子當祭也

庶子即爲大夫不得專立祖廟後世乃可祖之若宗子

則雖不爲大夫亦必祭祖

不祭禰〔自注〕以父爲親之極甚者故又發此文

上庶子對繼祖之宗子而言此庶子兼對繼禰之宗子

而言苟爲庶子則禰且不祭况祖乎

明其宗也

唯繼禰之宗子乃得祭禰庶子貴以其牲就宗子而行

事

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自注）此以服言不以祭言故又發此義

凡庶子皆不繼祖即有繼禰者亦不爲其長子斬況繼禰者雖嫡長但繼己而已非祖禰之繼義不得伸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註不祭殤者父之庶

註鄭氏註也不繼禰之庶子不繼己之殤

蓋以殤未足語世數特以己不祭禰故不祭之

此釋鄭註言殤非父之適孫不足列世數己既非繼禰之宗則殤卑賤不得祭

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

二句鄭氏註文於祖為庶孫雖於禰為適子可以祭殤
而不可以祭諸父昆弟之無後者
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祔祖以祭之已不祭祖故不
得而祭之也
釋鄭注言已不敢入祖廟而祭則共其祭物而宗子主
焉已不祭也
祖庶之殤則自祭之也
二句鄭氏注文已為祖庶於禰為適則可祭己之適殤
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己為其祖矣無所祔之也
釋鄭註言庶子祖之庶也己之殤己之適長殤己為其

祖者已可祭禰爲殤之祖矣無所祔言不須祔于己之
祖廟

凡所祭殤者唯適子

鄭氏註文此適子謂殤

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
皆不得特祭惟從祖祔食

釋鄭註言必有承祖世爵之貴乃特祭之其他則雖世
數必祔食乃祭

無後者謂諸父昆弟

鄭氏註文

殤與無後者如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大宗自注見曾子問注

此引仲鄭注而言祖廟在小宗之家謂大夫更立祖廟別爲一宗者如在大宗即祔於小宗家之廟不必合於大宗從祖而已

般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竝遠廟爲祧者二

據王制而言

謂不遷之太祖廟至周有不毀之祖

謂后稷

則三昭三穆四爲親廟二爲文武二世室幷始祖而七

謂周之親廟止於四世五世則祧

諸侯無二祧

謂世室

故五

四親廟與始封之君而五

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

父與王父

與祖考而三

祖考謂曾祖大夫不世官祀之三世而止

故以祖考通謂爲太祖

名爲太祖實祖考也以西向之尊故稱太祖

若祫則請於其君并高祖干祫之（自注）干祫之不當祫而特祫之也

并合也干求也大夫不得合祭貴大夫請於君而得行合食之禮

孔註王制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詳爾

孔註孔穎達疏王制所云非周制也天子諸侯親廟各四所謂五世而斬也然二昭二穆必於四世胡氏謂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皆爲一世則有兄弟踵立如齊桓公四子皆爲君則不得祀其祖且兄弟爲昭穆而昭穆亂其說非也人君無子則早立繼嗣必以其昭穆其未立者非如漢之冲質君道未成則自私而輕宗廟當以無

後祔食之例祔於祖廟而不入世數可知雖天子諸侯
無後亦不得特立廟也
○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
享祖考以妣合食則設同几言同者以別於左右各一
几也疑者釋其疑之謂
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而同几
人道則夫婦有別交祖考者以神道神則陰陽合德而
齊生孝子慈孫以其精意感神於漠即己之志氣而神
在焉已爲考妣合一之身不得有陰陽男女之異鬼神
無嫌不必別也

求之或於宗或於祊也

於宗者正祭於祊繹祭也一神而求之多方神無定在也夫婦同几而不嫌於同一神兩求而不嫌於異知分合聚散之理然後知禮之精義而入神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

百神皆天之神所分著者也隨所著而報之天德無方體唯天子饗帝然抑分而使人各効其報以不忘資始之德

故以天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

事鬼神而歸本於天乃窮理以盡人事之至淫祀者以

鬼事鬼不嘗於禮其黷甚矣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爲諡（當是氏字之譌）蓋以尊統上卑統下之義

天子賜諸侯之姓推原其所自生故魯衛同於姬齊紀同於姜本所自出之帝統於一尊所以尊諸侯而上之諸侯賜大夫之氏因王父之字爲氏不得上統於始祖分族命氏以明其所自出之卑君臣之分於斯著矣天子因生以賜姓雖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下之人同姓之大夫也天子命其大夫之氏亦必分而各使爲氏與侯國同天子之大夫視侯然唯諸侯則因

生賜姓而大夫否尊統於上不得及下也子男雖卑君
道也天子之大夫雖貴臣道也此章舊分爲二今合之
○據王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太廟就藏朔之
處告祖而行
聽朔頒朔也諸侯奉朔藏於太廟每月告祖而行胡氏
曰月王月也王者贊天敷治自己制之諸侯不敢自專
待命於尊親
○受命祖廟作龜禰宮次序之宜
此師行之禮受命宜於尊者卜吉宜於親者
○公之士及大夫之衆臣爲衆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

室老及家邑之士爲貴臣

公之士公之眾有司也大夫之眾臣仕於大夫爲羣有司非室老又非宰邑者也卿大夫公之貴臣室老邑宰大夫之貴臣

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公者也

此釋喪禮之文別士於公與士於家者也士於家更不在公室眾臣之列愈賤而服愈降

下言室老士所以別士於家者也

別士於家者於公之士也公之士不爲大夫服

眾臣不以杖即位疑義與庶子同

分卑則不得伸其哀

○適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名

諸侯所薦仕於天子而受三命爲士者與諸侯之士有功而王命之者皆曰適士適士對庶士之稱

蓋三命方受位天子之朝

於王朝有班位

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長自辟除未有位於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

官長六官之長諸侯自命者亦如之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於其君不俟聞於長者禮所謂

逵官者也

引周禮以證禮記逵官之義

所謂逵官之長者得自逵之長也

官皆統於六官爲之長而逵官又各有長如今制欽天

監行人司隸屬禮部而監正司正又爲之長

所謂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逵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

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爲可知

周禮小事則專逵天子之官也諸侯亦有逵官之長故

以周禮推之知其亦有專逵之官而有長有貳長上士

貳則中下士故逵官之長於諸侯爲貴臣

○賜官使臣其屬也自注若卿大夫以室老士爲貴臣未賜官則不得臣其士也

明非但諸侯得有其臣卿大夫旣賜官亦得臣其室老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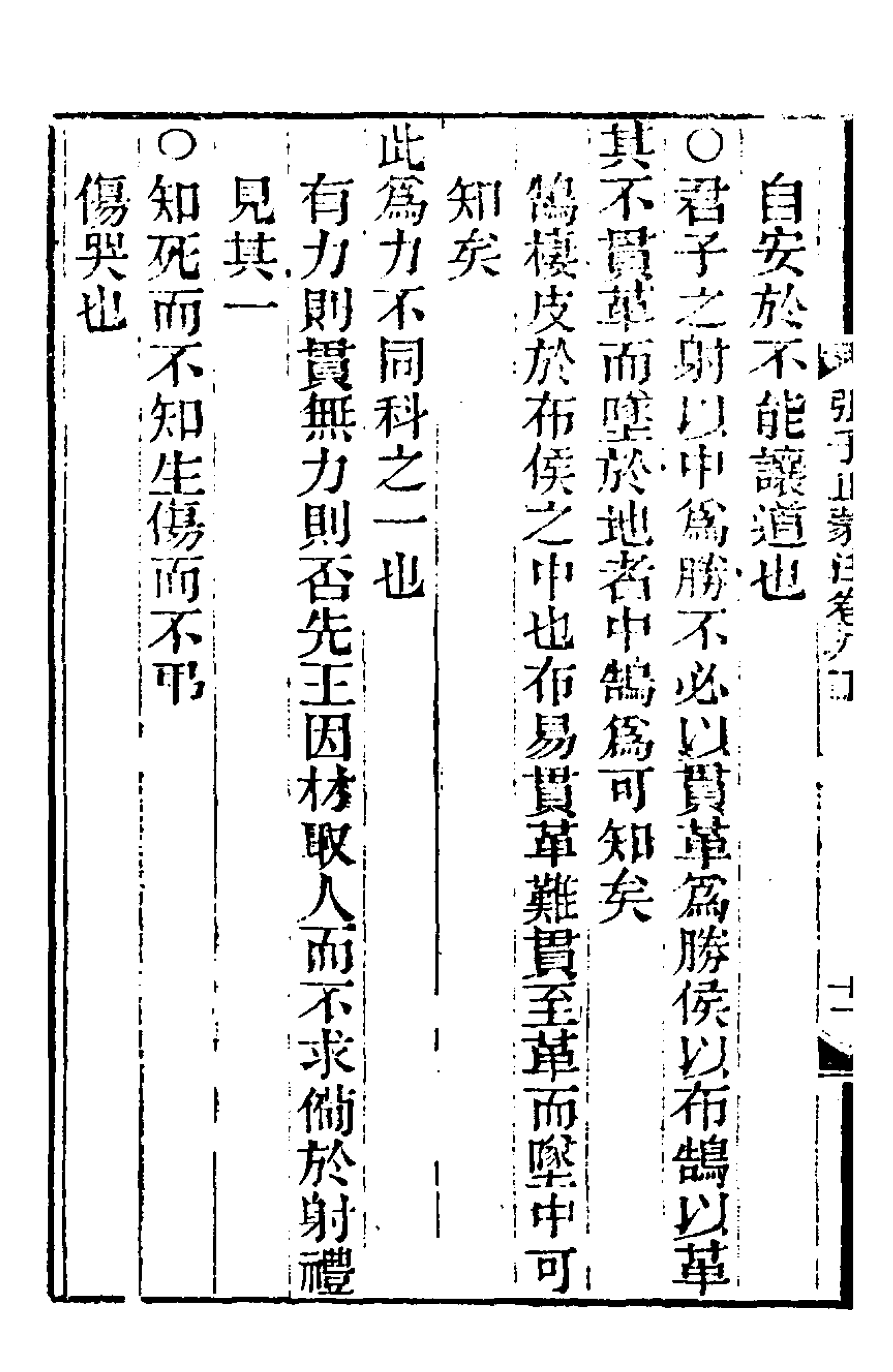
○祖廟未毀敎於公宮

女子許嫁敎之三月

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

女子旣然則男子可知諸侯絕朞而云有服者以士禮推之五世內服屬也

○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爲謙讓而已



自安於不能讓道也

○君子之射以中爲勝不必以貫革爲勝侯以布鵠以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爲可知矣

鵠棲皮於布侯之中也布易貫革難貫至革而墜中可知矣

此爲力不同科之一也

有力則貫無力則否先王因材取人而不求備於射禮見其一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傷哭也

畏厭溺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者
畏兵死厭木石厭死溺没水死
不弔生者以異之
雖知生亦不弔蓋哀致於死者則不暇及於生者而致
其親之死於畏厭溺則不孝慈矣雖與相知絶之可也
爲君父戰而死者非畏也不在不弔之科
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焉
有故而死無容問之此舊注文串釋之以明情與文之
必稱
○博依晉依永而歌樂之也

習其音調也

雜服雜習於制數服近之文也

近猶習也音調文儀非禮樂之至然器緐道設舍器而無以見道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

大要謂褒貶黜刑賞之權

故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

胡氏之說備矣

○苗而不秀者與下不足畏也爲一說

一說猶言一章

衡陽王夫之譔

乾稱篇上　此篇張子書於西牖示學者題曰訂頑伊川程子以啟爭爲疑改曰西銘龜山楊氏疑其有體無用近於墨氏程子爲辨明其理一分殊之義論之詳矣抑考君子之道自漢以後皆涉獵故迹而不知聖學爲人道之本然濂溪周子首爲太極圖說以究天人合一之原所以明夫人之生也皆天命流行之實而以其神化之粹精爲性乃以爲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無非陰陽變化自然之秩敘而不可違然所疑者自太極分爲兩儀

運爲五行而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皆乾坤之大德資生
資始則人皆天地之生而父母特其所禪之幾則人可
以不父其父而父天不母其母而母地與六經語孟之
言相爲蹠盭而與釋氏眞如緣起之說雖異而同則濂
溪之旨必有爲推本天親合一者而後可以合乎人心
順乎天理而無敝故張子此篇不容不作而程子一本
之說誠得其立言之奥而釋學者之疑竊嘗沈潛體玩
而見其立義之精其曰乾稱父坤稱母初不曰天吾父
地吾母也從其大者而言之則乾坤爲父母人物之胥
生生於天地之德也固然矣從其切者而言之則别無

所謂乾父即生我之乾別無所謂坤母即成我之坤惟生我者其德統天以流形故稱之曰父惟成我者其德順天而厚載故稱之曰母故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統萬物而言之也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德者健順之德則就人之生而切言之也盡敬以事父則可以事天者在是盡愛以事母則可以事地者在是守身以事親則所以存心養性而事天者在是推仁孝而有兄弟之恩夫婦之義君臣之道朋友之交則所以體天地而仁民愛物者在是人之與天理氣一也而繼之以善成之以性者父母之生我使我有形色以具天性者也理在

氣之中而氣爲父母之所自分則卽父母而溯之其德通於天地也無有閒矣若舍父母而親天地雖極其心以擴大而企及之而非有惻怛不容已之心動於所不可昧是故於父而知乾元之大也於母而知坤元之至也此其誠之必幾禽獸且有覺焉而況於人乎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乾坤之謂也又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誰繼天而善吾生誰成我而使有性則父母之謂矣繼之成之卽一陰一陽之道則父母之外天地之高明博厚非可躐等而與之親而父之爲乾母之爲坤不能離此以求天地之德亦昭然矣張子此篇補天人相繼之

理以孝道盡窮神知化之致使學者不舍閨庭之愛敬而盡致中和以位天地育萬物之大用誠本理之至一者以立言而闢佛老之邪迷挽人心之横流直孟子以後所未有也惜乎程朱二子引而不發未能洞示來兹也此篇朱子摘出别行而張子門人原合於全書今仍附之篇中以明張子學之全體

乾稱父坤稱母

謂之父母者亦名也其心之必不忍忘必不敢背者所以生名之實也惟乾之健故不敢背惟坤之順故不忍忘而推致其極察乎天地切求之近以念吾之所生成

則太和絪縕中含健順之化誠然而不可昧故父母之名立而稱天地為父母迹異而理本同也朱子曰天地者其形體迹之與父母異者也乾坤者其性情理之同者也

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混然合而無閒之謂合父母之生成於一身即合天地之性情於一心也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塞者流行充周帥所以主持而行乎秩敘也塞者氣也氣以成形帥者志也所謂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性所

自出也父母載乾坤之德以生成則天地運行之氣生物之心在是而吾之形色天性與父母無二卽與天地無二也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繇吾同胞之必友愛交與之必信睦則於民必仁於物必愛之理亦生心而不容已矣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

家之有宗子父母所尊奉乃天之秩敘在人心理必奉此而安者唯其必有是心必有是理故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居是邦則事其大夫之賢者皆不容已之誠而

人道之所自立也

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

家之有長幼必敬而慈之故心從其類有觸必感此理

人皆有之最爲明切

聖其合德賢其秀也

合德謂與父母之德合秀者父母所矜愛之賢子孫也

希聖友賢成身以順親卽所以順天

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

也

顛連無告而無惻隱之心則兄弟亦可不恤故曰苟能

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保妻子生理之明昧而已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守身以敬親而事天則悅親而樂天無小大之異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父母繼健順之理以生成吾所求肖者此也親志以從而無違為順然有可從不可從之異而理則唯其善而從之者為順不從其善而從其不善或至於殘害天理則賊所生之理矣濟惡而不能幹蠱父母成乎惡而為天之蠹矣故必踐形斯為肖子肖乾坤而後肖父母為

父母之肖子則可肖天地矣故舜所踐者瞽瞍之形而與天合德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化者天地生物之事父母之必教育其子亦此事也善述者必至於知化而引伸之以陶成乎萬物神者天地生物之心理父母所生氣中之理亦即此也善繼者必神無不存而合撰於乾坤以全至德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止惡於幾微存誠於不息聖功之至亦止以敬親之身而即以昭事上帝矣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青英才頴封人之錫類

惟遏欲可以養親可以奉天惟與人爲善則廣吾愛而
宏天地之仁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

不可逆者親而有時不能順舜盡誠而終於大順以此
知天地之變化剝復無恆而大人撥亂反治惟正己立
誠而可挽氣化之偏

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道盡則安命而不以死爲憂蓋生我者乾坤之大德非
己自有生而天奪之故身爲父母之身殺之生之無可

逃之義德未至於聖無如自靖以俟命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

全形以歸父母全性以歸天地而形色天性初不相離

全性乃可以全形

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勇於從不畏難也乾坤之德易簡而已而險阻該焉故

父母無不愛之子而不無苦難之令勇於從則皆順矣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

乾坤之德至矣或厚其生或玉於成皆所以成吾之德

父母之愛與勞體此者也無往而不體生成之德何驕

怨之有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有一日之生則受父母之生於一日卽受天地之化於一日順事以沒事親之事畢而無擾陰陽之和以善所歸則適得吾常而化自正矣此章切言君子修身立命存心養性之功皆吾生所不容已之事而卽心以體之則莫切於事親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事親之中天德存焉則精義以存誠誠有不容自諉者若其負父母之生我卽負天地之大德學者誠服膺焉非徒擴其量之玄而曰乾夕惕之心常有父母以臨之惟恐或蔽於私

以悖德而賊仁則成身之功不待警而自篤矣程朱二子發明其體之至大而未極其用之至切葢欲使學者自求之而非可以論說窮其緼也

張子正蒙注卷九上終

衡陽王夫之譔

乾稱篇下　此篇張子書之東牖以示學者名曰砭愚益以砭二氏之愚而明聖道之要程子改曰東銘○舊說唯戲言出於思也以下爲東銘今按十七篇之數則此二篇合爲一篇明矣正之

凡可狀皆有也

實有其體故可狀

凡有皆象也

天地之間所有者形質雖殊而各肖其所生皆天之所

垂象者也

凡象皆氣也

使之各成其象者皆氣所聚也故有陰有陽有柔有剛

而聲色臭味性情功效之象著焉

氣之性本虛而神

性謂其自然之良能未聚則虛虛而能有故神虛則入

萬象之中而不礙神則生萬變之質而不窮

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

自其變化不測則謂之神自其化之各成而有其條理

以定志趣而效功能者則謂之性氣既神矣神成理而

成乎性矣則氣之所至神必行焉性必凝焉故物莫不含神而具性人得其秀而最靈者爾耳目官骸亦可狀之象凝滯之質而良知良能之靈無不貫徹蓋氣在而神與性偕也

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遺也

鬼神者氣之往來屈伸者也物以之終以之始孰能遺之此言天下當有之物皆神之所流行理之所融結大而山澤小而昆蟲草木靈而爲人頑而爲物形形色色重濁凝滯之質氣皆淪浹其中與爲屈伸蓋天包地外而入於地中重泉礪石天無不徹之化則即象可以窮

神於形色而見天性所以闢釋氏幻妄起滅老莊有生於無之陋說而示學者不得離皆備之實體以求見性也

○至誠天性也

至誠者誠有之至也目誠能明耳誠能聰思誠能睿子誠能孝臣誠能忠誠有是形則誠有是性此氣之保合太和以爲定體者也

不息天命也

天之命物於無而使有於有而使不窮屈伸相禪而命之者不已蓋無心而化成無所倚而有所作止方來不

後成功不居是以聰明可以日益仁義可以日充雖在人有學問之事而所以能然者莫非天命惟天有不息之命故人得成其至誠之體而人能成其至誠之體則可以受天不息之命不然二氣之妙合自流行於兩間而時雨不能潤槁木白日不能照幽谷命自不息而非其命唯其有形不踐而失吾性也

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

有至誠之性在形中而盡之則知神之妙萬物也凡吾身之形天下之物形質嗜欲之粗滯皆神之所不遺者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

天命不息而人能瞬存息養晨乾夕惕以順天行則刻刻皆與天相陟降而受天之命無有所遺於凡萬物變化萬事險阻皆有百順至當之理隨喜怒哀樂而合於太和所以感人心於和平而贊天地之化育者自無間矣

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自注舍氣有象否非象有意否

既言學必至於知化又云舍氣無象非象無意以見知化之學非索之於虛空變幻之中即此形形色色庶物人倫之理無一義之不精無一物之不體則極盡乎氣之良能而化皆在是此至誠之所以無息彼不誠無物

者以介然之悟立幻妄之教指休歇爲究竟事至物遝
而不能繼性之不盡而欲至於命其狂愚甚矣
○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性也
此理體驗乃知之於有而可不礙其未有於未有而可
以爲有非見見聞聞之所能逮惟性則無無不有無虛
不實有而不拘實而不滯故仁義禮智求其形體皆無
也虛也而定爲體發爲用則皆有也實也耳之聰目之
明心之睿麗於事物者皆有也實也而用之不測則無
也虛也至誠者無而有虛而實者也此性之體撰爲然
也

不能爲一非盡性也

視之而見聽之而聞則謂之有目窮於視耳窮於聽則謂之無功效可居則謂之實頑然寂靜則謂之虛故老氏以兩間爲橐籥釋氏以法界爲夢幻知有之有而不知無之有知虛之虛而不知虛之實因謂實不可居而有爲妄此正彼所謂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捏目生花自迷其頭者而謂之盡性可乎

飲食男女皆性也

理皆行乎其中也

是爲可滅

一令分之

○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卽合也咸也

至虛之中陰陽之撰具焉絪縕不息必無止機故一物去而一物生一事已而一事興一念息而一念起以生生無窮而盡天下之理皆太虛之和氣必動之幾也陰陽合而後仁義行倫物正感之效也無所不合感之周徧者也故謂之咸然則莫妙於感而大經之正百順之理在焉二氏欲滅之愚矣

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

天下之物皆天命所流行太和所屈伸之化既有形而又各成其陰陽剛柔之體故一而異惟其本一故能合惟其異故必相須以成而有合然則感而合者所以化物之異而適於太和者也非合人倫庶物之異而統於無異則仁義不行資天下之有以用吾之虛咸之彖辭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見矣見其情乃得其理則盡性以合天者必利用此幾而不容滅矣

天性乾坤陰陽也

我之性乾坤之性皆不越陰陽健順之二端純駁良楛蠢靈隨其質而皆兼體

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

健順剛柔相須以濟必感於物以生其用而二端本太和感之斯合矣以知聲色臭味君臣父子賓主賢愚皆吾性相須以合一之誠不容滅也

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

天地之寒暑雨暘風雷霜露生長收藏皆陰陽相感以爲大用萬物之所自生即此動幾之成也故萬物之情無一念之間無一刻之不與物交嗜欲之所自興即天理之所自出耽嗜慾者迷於一往感以其囂然之聞見

而不感爾非果感之爲害也若君子瞬有存息有養寢乾夕惕以趨時而應物則卽所感以見天地萬物之情無物非性所皆備卽無感而非天道之流行矣盡萬物卽天道以爲性陰陽具於中故不窮於感非陰陽相感之外別有寂然空窅者以爲性釋氏欲絕感以護其蕞然之靈逆天害性甚矣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自注在人在天其究一也

健順性也動靜感也陰陽合於太和爲物不貳然而陰陽已自成乎其體性待感而後合以起用天之生物人之成能非有陰陽之體感無從生非乘乎感以動靜則

體中稿而不能起無窮之體體生神神復立體繇神之
復立體說者遂謂初無陰陽靜乃生陰動乃生陽是徒
知感後之體而不知性在動靜之先本有其體也
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
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
屈伸動靜感也感者因與物相對而始生而萬物之靜
躁剛柔吉凶順逆皆太和絪縕之所固有以始於異而
終於大同則感雖乘乎異而要協於一也是以神無不
妙道無不通皆原於性之無不體在天者本然而人能
盡性體道以窮神亦惟不失其感之正爾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

在天者和氣絪緼於太虛充塞無間中涵神妙隨形賦生而不滯在聖人無私而虛虛以體理無理不實無欲而靜靜以應感無感不通

實而不固則一而散

天以之竝育不害聖人以之與時偕行

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天以之運行不息聖人以之屈伸合一是窮神盡性合天之道惟在至虛之實至靜之動而已流俗滯於物以為實逐於動而不反異端虛則喪實靜則廢動皆違性

而失其神也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

無謂氣未聚形未成在天之神理此所言氣謂成形以後形中之氣足以有爲者也氣亦受之於天而神爲之御理爲之宰非氣之卽爲性也

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

天命之以生卽命之以性性善而無惡命亦吉而無凶若否泰利鈍困平時之所遇天化之屈伸不以一人而設遇之者吉凶殊爾

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

在氣則有撥明柔强之異而性不異故善學者存神而氣可變化若恃氣之淸剛則終有所限

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比干之死孔孟之窮非天命之使然所遇之時然也故君子言知命立命而不言安命所安者遇也以遇爲命者不知命者也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

鬼者歸也歸於太虛之絪緼也

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

人者陰陽合德之神所聚而相陰陽以協天地萬物之居者也

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

天之用在人人之體無非天天至虛而實人實而含虛聲色臭味父子君臣賓主賢愚皆天理之所顯現而流行非空之而別有天也

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

道一也在天則爲天道在人則有人道人之所謂道人道也人道不違於天然强求同於天之虛靜則必不可得而終歸於無道

惑者指游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

易言游魂爲變謂魂返於天唯天所變化而非人之所能與備之驗者惑於浮屠謂死而魂不散游於兩間爲中陰身復隨因而變四生之果誣聖教以助邪說愚矣

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

天之所以爲天而化生萬物者太和也陰陽也聚散之神也聖人體此者也鬼神其聚散之幾也

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註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惟知晝夜通陰陽體之不二

死生流轉無蕞然之形以限之安得復卽一人之神識

還爲一人若屈伸乘時則天德之固然必不能免假令能免亦復何爲生而人死而天人盡人道而天還天德其以合於陰陽之正者一也

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

繇其不窺聖學乍於流俗利欲之中聞清脫之說意爲歆動或遂譏聖學爲卑近或誣聖學爲一致皆所必然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

天下豈有男女臧獲淫坊屠肆而可與語上之理士君子不以爲辱而指之爲大道愚矣哉

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
言遂冥然被驅
如李習之趙閱道張子韶皆英才也被其驅而陷於邪
惜哉
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
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
近世王氏良知之說正若此一以浮屠言語道斷心行
路絕迴脫根塵不立知見爲宗
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
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

巫氏之學一傳而爲王畿再傳而爲李贄無忌憚之教立而廉恥喪盜賊興皆惟怠於明倫察物而求逸獲故君父可以不恤名義可以不顧陸子靜出而宋亡其流禍一也

自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精者研幾精求必求止於至善惟精而後能一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

既謂之實際則必實有之而爲事理之所自出唯誠與

天德可以當之空則不實莽蕩虛楞則無際
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疣贅以世界爲陰
濁遂厭而不有遺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
釋氏之實際大率以耳目之窮疑其無有者也生而與
世相感雖厭之安能離之雖遺之安能使之無存自欺
而謂有得信僞爲實而自謂誠於人倫庶物不明矣則固
僞而不誠矣安有誠而惡明者哉
儒者則固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
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
誠者天之實理明者性之良能性之良能出於天之實

理故交相致而明誠合一必於人倫庶物研幾精義力行以推致其極馴致於窮神則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其發本也下愚猒苦求樂之情其要歸則求必不可得之眞空而已語似是者謂戒邪淫殺盜之類

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後世學子靜王伯安必欲同之

其言流遁失守始以白骨微塵爲觀不可行則轉曰事事無礙

窮大則淫

無量無邊憑空爲猖狂之語

推行則詖

爲人之所不爲不爲人之所爲

致曲則邪

下而以金銀琉璃誘貪夫以地獄餓鬼怖懦夫以因果誘布施不耕坐食

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

欲自圓互成其妄說故也

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

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

西域愚陋之民本不足以知性命中國之儒者抑不能深研而體驗之而淫於邪說故聞太虛之名則以為空無所有而已明則謂之有幽則謂之無豈知錯綜往來易之神乎

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

彼欲免累者怖死而已故欲無生陰陽晝夜本非累也見為累安能免乎

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真際

易感之神也眞眞際性之體也

掩眞際而談鬼神者也

其言鬼神也無異於淫巫之陋

所謂實際微徒託諸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正蒙一編所以發實際之蘊也

○易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

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子路之問而不隱也

始終非有無之謂也始者聚之始日增而生以盛終者

聚之終數盈則日退而息於幽非有則無以始終而無

則亦不謂之終矣所自始者卽所自終故夫子合子路

原始以知終非拒其問之不切而不告也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

滯於有者不知死滯於無者不知生流俗異端皆執物

之滯於陰陽晝夜以爲有無

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

爲主於無聲無臭之中而不累於無流行於人倫庶物

之繁而不累於有能明太虛之有實乃可知萬象之皆

神

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

言陰陽之均有也此以靜生陰動生陽言之

又曰陰陽不測

靜而生陰非無陽動而生陽非無陰

又曰一闔一闢

陰受陽施而闔陽施於陰而闢

又曰通乎晝夜

闔闢陰陽迭相爲用而道貫其中晝夜一也

語其推行故曰道

在天爲推行之理在人則率之以行

語其不測故曰神

道爲神所替之迹神乃道之妙也

語其生生故曰易

不滯於一端而貫通乎終始故變易而皆以順乎大經

易所著其錯綜化生之象、

其實一物指事異名爾

道函神而神成乎道易於此生焉則以明夫聚散死生

皆在道之中而非滅盡無餘幻妄又起別有出離之道

也

○大宰天之爲德虛而善應

吉凶無成心故曰虛

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

理有其定合則應或求而不得或不求而得人見其不測不知其有定而謂之神

老氏況諸谷以此

老氏見其自然之應而以谷之應聲比之亦相似矣而谷無聲之實天有應之理則非老氏所知也

○大虛者氣之體

太虛之爲體氣也氣未成象人見其虛充周無間者皆氣也

氣有陰陽敌按此二句指陰陽合於太和之氣

此動靜之先陰陽之本體也

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
氣有陰陽二殊故以異而相感其感者卽其神也無無所不感故神不息而應無窮
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
旣感而成象漸以成形靈蠢大小流峙死生之散殊雖各肖其所生而各自爲體不可以數計而神皆行乎其間無數者不可紀之辭性情形象色聲臭味無無相肖者人事之得失悔吝亦如之但此陰陽之變化屈伸無有乖越而欲分類自言之則終不可得邵子以數限之愚所未詳

雖無窮其實湛然

　非逐物而應之虛靜而含至理則自應

雖無數其實一而已

　無數者不出陰陽之二端陰陽之合於太和者一也

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

　有形有象之後執形執象之異而不知其本一

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

　象未著形未成人但見太虛之同於一色而不知其有

　陰陽自有無窮之應

形聚爲物

神在形中

形潰反原

形散而氣不損

反原者其遊魂爲變與

游於太虛以聽天之變化

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爲文

聚而散散而聚故時存時亡

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爲說也

散而反原無復有形之蘱然者以拘之即前身爲後身

釋氏之陋說也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

息長也誠者如其應得之理而予之不計功不謀利自見爲不容已無所吝而不倦也誠故於物無所矯強而因材之篤不妄此天之所以神也至誠之教育而物自化亦如之惟誠斯感而神

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

以實理爲學貞於一而通於萬則學問思辨皆逢其原非少有得而自恃以止也自益益人皆唯盡其誠而非在聞見作爲之間此存神之所以百順也

施之妄學之不勤

特聰明聞見而不存神以體實理其教人必抑人從己其自爲學必矜妙悟而不求貫通息於精義必成乎妄也

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

異端之教學以之

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

設者非理所固有隨意所見立科範以求益於其中也小有所覺大有所迷妄而已矣惟求速獲而倦勤故也蓋誠原不息息則不誠張子之言天道聖學皆上達之旨而要歸於不妄而勤所以體自彊不息之天德爲下

學處心用力之實功示學者以企及至深切矣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安而不勤者必輕佻而驕吝誠之不存神去之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過之成也成於徇迹而妄動徇物欲徇意氣皆妄感之迹也改過不吝反而求之於心之安則賢者樂與之親而氣不妄動神乃可存所學皆天德之實矣靜專動直氣正而不息作聖之功反求諸身心而已也敬按此章釋論語君子不重章之旨爲下東銘所元本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

言動雖無大咎而非理所應然任一時之適者皆戲也心無游泆之情則戲言何自而生不謀非所當爲之事則戲動何自而成凝神正氣則二者之失亡矣敬按此思字猶易朋從爾思之思

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見於身則已動其心加於人則人見其妄而謂偶然言動無關得失乎蘇子瞻之所以淫昵而召禍也

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

非物理之應得任聞見之小辨以言動雖始非不善而終成乎惡謂之過非心者非其初心非誠者非心之實

得敬按心者自盡之心誠者實有之理忠信是也

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

始亦有意於善而過則終成乎惡矣不存誠精義以求至當自恃其初心之近道自誣則未有能強人者也王介甫之所以怙過而取之於天下也

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敬按出於實心者必不戲失于浮思者必不誠謂為戲無傷於大義誣為誠謂可不怍於天人白命為君子而成乎妄人

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敎按戒其出汝者謂戒其朋從之思歸咎其不出汝者謂心不自盡歸咎于偶戲）謂己戲而人何疑之已甚詐偶有過而人不相諒以信從則怨天尤人而不知下學之不立其甚也重則無戲改則無過瞬有存息有養何假至於戲過豈有不知知豈有復行者乎合天存神之學切於身心者如此下學而作聖之功在矣盡己而化物之道存矣故正蒙以此終焉

張子正蒙注卷九下終